

美国有多少“穷忙族”

英文中有个词叫“workingpoor”，被翻译为“在职穷人”或“穷忙族”，指的是一些人终日劳作，但其工资水平却难以维持基本生计。

如今的美国，失业率按官方口径处于历史低位，但“在职穷人”数量不少。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时薪标准低且长期不调整、雇主压降工资等剥削行为猖獗、社会福利体系漏洞百出、歧视穷人观念根深蒂固等因素共同造成了“在职贫困”问题十分突出。2021年美国有3790万人收入水平处于贫困线以下，有640万人属于“在职贫困人口”。

640万“在职贫困人口”

在劳动力市场上，美国各类人群的经济状况差异很大，按不同口径划分存在不同类别的贫困人口。其中，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作了27周或更长时间的“在职贫困人口”尤为引人关注。他们虽然有收入，收入水平却低于官方确定的贫困线。

美国人口普查局2023年11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有3790万人收入水平处于贫困线以下。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进一步显示，2021年有640万人属于“在职贫困人口”，不同类型的人群贫困状况有所差异。

其一，以性别来看，女性中“在职贫困人口”的比例为4.5%，高于男性的3.7%。

其二，以种族来看，少数族裔更容易陷入“在职贫困”。其中，西班牙裔或拉美裔比例为7.3%，黑人或非洲裔美国人为6.4%，均高于白人的3.6%。亚裔“在职贫困人口”比例较低，为2.7%。

其三，在受教育程度低于高中水平的人群中，有12.7%属于“在职贫困人口”，而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仅为1.3%。

其四，服务业人员更有可能成为“在职贫困人口”。2021年，服务业从业者中有8.4%被归为此类，数量约200万，约占所有“在职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一。相比之下，从事管理、专业技术和相关职业的人更不容易陷入贫困。2021年，这一群体中只有1.4%的人属于“在职贫困人口”。

此外，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兼职工作者相较于全职工作者更容易陷入贫困，但依然有很多全职工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薪资水平低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时薪标准最低的国家之一。联邦最低时薪标准自2009年以来一直停留在7.25美元的低水平，多年来未根据通货膨胀情况作出调整——受通胀影响，1979年以来美国劳动者的实际购买力是持续下降的。即使在收入最高的州，最低时薪标准也仅为15美元，该标准甚至难以让劳动者负担起一居室住房的费用。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2022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美国零工阶层，有14%的人收入低于联邦最低时薪标准7.25美元，有30%的人通过领取政府发放的食品券维持生活。

依靠小费生活的人也有可能陷入贫困。美国联邦政府为有小费收入的工作者制定的最低时薪标准为2.13美元。202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执行该标准的州中，超过14%的收小费工作者收入水平在贫困线以下。

2023年10月20日，联合国贫困问题特别报告员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一份美国“在职贫困人口”情况报告，详细描述了美国低薪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随后，该特别报告员公布了他发给亚马逊、沃尔玛和外卖送餐平台DoorDash等美国大公司的信函，指责这些公司是导致美国“在职贫困”问题的直接原因。该特别报告员还向美国劳工部发送了一封信函，指责美国政府未能充分保护工人，美国的法律和政策存在漏洞。

该特别报告员在上述信函中指控这些公司未能对工人支付足以维持生计的薪资和福利。以DoorDash为例，作为一个增长速度惊人的平台型企业，该公司就业人员流动性极大但薪资水平低且福利微薄，这也是同类公司存在的普遍问题。

该特别报告员还指出，虽然亚马逊员工的最低时薪达到了15美元，高于联邦政府制定的最低时薪标准，但该公司工作环境恶劣，员工工伤率极高，这使员工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尤其是在亚马逊仓库工作的工人，因公严重受伤的概率是同行业的2倍。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城市经济发展中心2023



两名工人在美国纽约一家商店门口卸货(资料图片)。朱子于 摄

年10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工作造成了持续疼痛和疲劳，有三分之二的受访亚马逊仓库工人会被迫无薪休假，34%的人无薪休假次数达到了三次甚至更多。该中心主任贝丝·古特利乌斯指责“亚马逊(给员工造成)的伤害和疼痛比以前所知的要普遍得多”。

非法剥削猖獗

联合国贫困问题特别报告员在致美国大公司的信中指出，这些公司通过多种非法手段剥削员工，包括雇用大量参与美国联邦营养援助计划(SNAP)的贫困人口以压减他们的工资等。

以亚马逊和沃尔玛为例，这两家公司雇用了大量靠SNAP获得食品的美国穷人，因为这些人已经有了一定的生活保障，所以公司为他们支付的薪酬很低。SNAP是联邦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建立的项目。这意味着，这些税款变相成为亚马逊等大公司的补贴。

相关统计显示，在亚利桑那州，每3名亚马逊员工中就有1名参与SNAP。在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每10名亚马逊员工中就有1名参与SNAP。每年有约1500亿美元用于SNAP等联邦福利项目的税款最终成为亚马逊、沃尔玛和麦当劳等美国大公司的利润。

不满于这种侵犯员工正当权益的行为，美国左翼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曾于2018年发起一项名为“阻止(亚马逊CEO)贝索斯”的法案，要求对雇用SNAP受益者的公司加征税款，同时要求相关公司为员工支付足够维持生活的工资。比如，假如亚马逊某员工通过SNAP领取了300美元救助款，那么亚马逊就须多支付300美元税款。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马修·德斯蒙德在其2023年出版的一本讨论美国贫困问题的著作中指出了美国社会对穷人无情剥削的现象。他写道，鉴于“剥削”一词带有道德评判色彩，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社会必然存在剥削现象，但在情感上又不愿承认这一事实。然而，“剥削”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有着清晰的衡量标准。比如，当工人工资低于其劳动所生产的价值时，他们就在经历“劳工剥削”；当消费者为所购买的商品支付了高于本身价值的价格时，他们就遭遇了“消费者剥削”。

德斯蒙德援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指出，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之一。近23%的美国工人从事低收入工作，这一比例在英国是17%，在日本是11%，在意大利是5%。

社会福利跟不上

导致美国“在职贫困人口”等贫困群体越来越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福利体系不完善。德斯蒙德在其著作中指出，美国政府在扶贫方面并不吝惜支出，但收

效甚微，因为美国的福利体系漏洞百出。

德斯蒙德写道，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曾出台一项主要为单亲家庭提供现金援助的福利项目。1996年，克林顿政府进行福利改革，废止了上述项目并以“贫困家庭临时援助”(TANF)项目取而代之。根据规定，美国各州对如何支配TANF资金拥有很大的自决权，导致许多州的资金并未惠及真正有需求的人。

比如，亚利桑那州用这笔福利资金来支付禁欲性教育，宾夕法尼亚州将资金用于帮助堕胎组织建立“危机怀孕中心”，缅因州用这笔钱来支持基督教会举办的夏令营……统计显示，2020年美国为TANF项目制定的预算中，美国贫困家庭直接获得的金额仅为22%，这意味着政府拨给穷人的大量援助资金很少能真正落到他们手中。

根深蒂固的歧视

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民众，美国人常把“美国梦”挂在嘴边，用这一“国家名片”来标榜美国社会所谓的平等和民主自由。

“美国梦”的语境下暗含着一种社会共识，即只要努力工作就会获得成功。反过来讲，美国人认为，没有成功的人是因为没有努力工作。这种观点导致了美国社会对穷人根深蒂固的歧视，致使社会对贫困人口缺乏关注，政策照拂不够，“在职贫困人口”数量居高不下。

对穷人的歧视“深深扎根于这个国家的骨髓”。德斯蒙德写道，18世纪弗吉尼亚州种植园主威廉·伯德曾说，穷人“懒得让人无法忍受”，“除了生孩子，什么事都懒得”。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主张将“把时间浪费在无聊放荡行为上的”流浪汉关进救济院。2004年，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节目主持人比尔·奥赖利谈到穷人时说：“他们不负责任，很懒惰，因为这就是贫穷，女士们，先生们。”

“穷人不工作”是美国人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但很多时候并不符合事实。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2016年的一项调查，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大多数穷人没有稳定的工作，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大多数领取福利的人宁愿继续依靠政府救济，也不愿找一份谋生的工作。事实上，当年大多数非残疾的工作适龄成年人都是在职劳动力。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社会学副教授奥弗·沙罗内201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人认为工人失业是自身原因造成的，以色列人则认为原因在于招聘制度不合理。沙罗内说：“当美国人看到一个裹着毯子的无家可归者时，我们常常想知道他是如何失败的。当法国人看到同一个人时，他们想知道国家是如何让这个人失望的。”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许缘 邓仙来